

诺言

上

尚本◎著

诺言

上

尚本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诺言 / 尚本著. -- 武汉 : 长江文艺出版社,
2018.12

ISBN 978-7-5702-0025-2

I. ①诺… II. ①尚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94509 号

责任编辑: 杜东辉

责任校对: 陈 琪

封面设计: 水墨方

责任印制: 邱 莉 胡丽平

出版: 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武汉市首壹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700 毫米×1020 毫米 1/16 印张: 61.375 插页: 6 页

版次: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913 千字

定价: 150.00 元 (全三册)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 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题 记

人类进化了几百万年，来自何方，去往何处，无人知晓。未知自己来去何如的人类，何以要在高远浩渺的宇宙这无边无际的空间和无始无终的时间之中，世世代代、无穷无尽地彼此斗争？

也许人类自己永远都找不到答案。

作为人类的一员，我无意菲薄自己的同类，我只想告诫世人：切莫过高地期许自己，因为人的命运并不由自己所掌握；更不要去轻许诺言，因为诺言是开启天堂和地狱的同一声咒语。

作者声明

本小说假借了诸多真实的地名和机构，然人物故事完全虚构，荒诞之处，请读者诸君一笑了之，切莫自以为是，妄加猜度。

第一章

1

六月天，下雪雹，千年百年难遇到！
连天雨，夹雷暴，每年六月都难逃！
龙卷风，再呼啸，山山水水任飘摇！
小百姓，命不好，岁岁年年受煎熬！
老天爷，不害臊，何年何月是公道？

这是九龙冲的村民们几百辈子传唱的歌谣。

鬼使神差，一语成谶。公元 1976 年夏天，这首代代相传的无端歌谣，真就应验在九龙冲东山头白龙寨村民的头上。窃窃冥冥之中，凄凄惶惶之下，天、地、人似乎都在饱受因果轮回的煎熬。

好在对于九龙冲的村民来说，承受灾难早已是生存的必然。自远古时代老祖宗们在东山结草为庐、兽处群居开始，万千年间寒暑燥湿，相啣相沫，共生共死，从来就没有停息过同天地自然的生存较量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代代相继，生生不息。

九龙冲地处大汉口的东北地带，距汉口仅百公里之遥，接大别山余脉，方圆百里之内大小十道山梁，形成九条西向而出的川系，浑似九条

潜龙出谷，故名九龙冲。

九龙冲很美，美得令人心动。春夏时节，川内平畴相望，良禾相连；山上佳木葱翠，百鸟和鸣。到了秋冬之季，又是另一方景象，川内水明草劲，稻菽盈畴；山上红梅洗雪，玉树临风。一年四季，山上川内，各显姿态，相映成趣。

九龙冲逆大地西高东低之序，合黄老“水贵西流”之舆，一遇雷雨风暴，川内水流湍急，山上松涛怒吼，九条潜龙瞬间勃发，自东向西奔腾咆哮，一路裹长堰，汇潏水，荡武湖，滚入长江。

九龙冲的村寨岗湾，大多散落在每条川系的上、中、下段，依山傍水互通往来。几千年来繁衍生息，薪火相传，从最初的刀耕火种，到今天的深耕细耨，历经了几百代之久。相传始祖轩辕黄帝在涿鹿大败蚩尤后，蚩尤的八十一个熊黑兄弟中，有一人南逃至九龙冲，相中了这方风水宝地，蛰居在东山脚下，隐姓埋名，休养生息，企图东山再起。可惜这位老兄含恨而歿后，后代一代不如一代，既没有祖宗的王道，又缺少先辈的威猛，只得一代接一代隶作跌宕王朝的安分子民。由于恪守民道，所以春秋战国时期的四百年之乱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三百五十年之变、五代十国的百年之扰，以及宋、明末的异族入侵，九龙冲都幸免了灭族之灾。自始至今，瓜瓞绵绵，代代相继，网罗繁衍。到清末民初之际，抱拥一方水土，方圆百里之内，遍布了近百个村寨，缘分了几十个姓氏，养民达五万之众。

东山位于九龙冲的东南角，是九龙冲的最高峰，海拔千米。人立山顶，举目眺望，百里之内的山川田畴，村寨岗湾，尽收眼底。

东山头上的白龙寺闻名遐迩。相传老子当年出函谷关之前，曾来此结草为庐，修隐三年。佛教净土宗的始祖慧远法师，进庐山前也曾到此悟道。宋代大儒张载也多次到此净心明理，受佛道两家的启发，秉承孔圣人的遗志，自感受命于天，提出了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的入世名训。使得其后历代硕儒们，一触及民生民权的命题，就喟然长叹，气冲云霄。

东山脚下的白龙寨，因白龙寺而得名，在九龙冲有着特殊地位，受到所有村落的向往瞻拜，是九龙冲芸芸众生的根脉所在。

白龙寺始建于公元402年东晋末安帝元兴元年，由当时白龙寨主以祭祀佛祖、道祖、儒祖的名义，向官府呈建。其时，大遭三家信众的一致反对，认为儒、释、道不能合而为一。后经寨主说明，乃假藉三教之名，实为祭祀列祖列宗之实，才得以勉强通过。又因时主重佛，投其所好，命名白龙寺，寺内付设孔子、老子两圣殿堂。自建之初，灵光远播，信众云集，晨钟暮鼓，响彻四方。

其后逢天下太平，则香火鼎沸，遭灾年世乱，则庙宇圯毁。一千多年间，遭殃累累，不堪言说。明崇祯十六年（1643）冬，农民起义军首领张献忠率众转战蜀川，兵过东山时夜聚白龙寺生天火取暖，慌乱撤兵中引发兵燹，顷刻之间，将个千年古寺化为灰烬。清乾隆年间，白龙寨科考出了位进士，后晋升为翰林学士，曾帮乾隆爷撰拟过“承旨”，受过乾隆老佛爷的恩宠。致仕回乡后，备感天恩，造福丛林，将白龙寺拓展重建，修葺一新。于是乎，僧侣清客、四众弟子、善男信女、老幼山民，都得以重结善缘，沐蒙天恩，祈祷太平。

可惜，好的愿望没带来好的结果，其后近二百年间，战乱连年，民不堪苦。鸦片战争、太平天国革命、甲午战争、义和团运动、辛亥革命、军阀混战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，一个一个接踵而至。白龙寺不仅没能给四方信众带来平安，反而在每次战乱中，不是成为战争指挥所，就是成为难民收容站。白龙寨和九龙冲的村民，更是首当其害，战乱中乞哀告怜，啼饥号寒，历难后哀鸿遍野，凄风苦雨。

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，苦难深重的贫苦农民翻身得解放，人民政府对九龙冲进行社会主义改造，砸烂一切旧的封建枷锁，建立新的农村体制。人人成为当家做主的新农民，个个走上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，共同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的洗礼。

一九五八年“九龙冲人民公社”宣告成立。饱受沧桑巨变的贫苦农民，敲锣打鼓，燃鞭放炮，欢天喜地地迎接这一划时代的大事变。过惯了一户一农、聊生待日、安居乐俗的村民，抛弃了几千年老祖宗的遗俗，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过上了共同致富的集体生活，团结一心奔向共产主义的美好明天。

其后，九龙冲相继成立了十八个生产大队和一百五十个生产小队。

白龙寨被光荣地命名为“九龙冲人民公社东山大队第一生产小队”。第一任队长是位苦大仇深的老贫农，新中国成立前跟地主卖苦力当长工，新中国成立后又在四乡八邻帮别人撮短水打短工，上任队长后才真正扬眉吐气当家做了主人。可惜福浅命薄，不到几年，一病呜呼。

第二任队长叫李德正，是九龙冲的名人。他家祖上在宗族中属最小辈分，六十年风水轮流转，几个轮回下来到他这一辈转成最高辈分。白龙寨以李姓为主，所以在寨中他见人可以骂三句，被骂者不仅不生气，反而笑脸相迎以满足他的虚荣。当然，有两人他是绝不敢骂的：一个是备受族人尊敬的李传道老人，因老人是清朝乾隆年间翰林大学士的嫡传后人，又是民国初期北京大学的高才生，饱读诗书，才高八斗，学问博瞻，在村民中极具威望；另一位不敢骂且有点畏怯的，是他婆娘张桂珍。张桂珍是原公社书记的小女，大手大脚大嗓门。李德正 1956 年参军之前就相识，1962 年他在边境战斗中光荣负伤，带着半条假腿荣归故里后，张桂珍主动找上门来，要求嫁给他。按她自己的说法，这叫“美女配英雄”，感动得这位战斗英雄结婚后主动要求给她端水洗脸洗脚。不到三年，战斗英雄就被她夹磨成家庭狗熊，见了她比第一次见到印度鬼子还心怯。

李德正在家中忍气吞声，在九龙冲却扬眉吐气。自从 1964 年上任队长 12 年来，白龙寨在历次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，始终走在运动最前列，坚定不移跟党走，多次受到各级领导的通报表扬。在农业学大寨的生产运动中，更是成绩斐然。开垦了近千亩的荒地，改造了五百多亩的良田，开挖了二十公里长的渠道，人均分值从 1958 年的三角七分，攀升为 1975 年的七角三分，成为社、县、省三级农业学大寨的旗帜，五花八门的锦旗，挂满了队委会的墙壁。一夜之间，李德正和九龙冲白龙寨的大名传遍大江南北，几千万荆楚儿女的目光，瞬间聚焦到这方神奇的土地……

2

农历夏至这天，沉夜未醒，天庭未开，九龙冲人民公社一年一度的

农田“双抢”战斗，拉开了序幕。

“轰隆隆……”随着几声山炮轰响，七湾八岗，九寨十村，呼啦之间沸腾起来，将黑暗笼罩下的百里山川，搅得竟天响。

晨曦乍现，夜幕徐启，只见田边地头红旗展动，湾前村后人喊牛嘶。“农业学大寨”、“抓革命，促生产”、“贫下中农一声吼，地球也要抖三抖”、“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”等标语口号，刷满各村寨岗湾最显眼的高墙阔壁。县里、公社下派干部，早在芒种节前后就分头蹲村住寨，人人争先恐后，个个斗志昂扬，确保自己蹲点的生产队，提前结束这场“双抢”战斗。几百辈子生活在川上川下、冲东冲西的勤劳农民们，在住队干部的带领下，不得不打破老祖宗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旧习俗，比鸡起得早，比狗睡得晚，定要抢在八月一日之前，把胜利的红旗插上村头。

太阳好像受到地上这群人的热情鼓动，释放出的热量比铁锅蒸馒头开气还要灼人。早上它从东山头刚露出红彤的脸庞，热气就在山川内弥漫。待它冉冉爬上川顶，红脸变成了火球，炙人的热浪滚滚而下，将下面劳作的人们及一切光照到的生命都炙烤得喘不过气来。

烈日下，一条绵长的水渠，发源自东山脚下，绕过白龙寨村头缓缓西流，一路蠕动喘息着，淌过寨西一望无垠的千亩良田。渠道两旁的南北田畈里，热浪蒸腾，炙气迷荡，雾茫茫灼人眼球。

李德正顶着烈日，一跛一瘸地走在水渠上，边甩汗边哈气向插秧田赶去。他不时抬头眯一眼火辣辣的太阳，浓眉凹眼在强光的直射下，瞬间蹙拧成倒三角形状，骂一声继续前行。他偶尔停下来跪在水渠边搓把脸，狮鼻方嘴直喷热气，将水中自己的倒影吹得稀烂。

他这是早上第五个来回，扯秧苗的姑娘们他不担心，这帮插秧的婆娘们一刻也不放心，眨个眼就跟挑秧的男人打情骂俏，消磨时光。前几天公社王书记自来寨传达革委会指示，明天在白龙寨召开全公社“双抢”战斗现场动员大会。要他这两天不吃不喝，抢插上100亩秧苗向大会献礼。他不能让书记失望，更不能给白龙寨这面农业学大寨的旗帜抹黑。昨夜他几乎一夜没合眼，晚饭没放筷就被住队干部拉去开会，深夜归家婆娘养的老母猪突犯神经，在屋里东跑西窜，急得婆娘床上床下折

腾了五六个来回，害得他在床上翻来覆去，三个多小时不得安神。寅时未尽又出门，挨家挨户连叫带骂，催男的女的下床干活。没办法，这婆娘关心老母猪，比关心自己男人上心。

插秧的婆娘们，早已被太阳蒸得裸衫捋袖，袒胸露怀。这些外来的媳妇们，在娘家做姑娘时大都芝兰玉树，紧守廉耻，一嫁到白龙寨不几天，就变得粗野泼辣，河东狮吼，管男人的妙法一套又一套。此风气嚆矢于何朝何代，无从考证。不过，这些娘们干起活来，却是一把好手，风风火火，麻麻利利。只是时间长了有些耐不住，趁李德正不在田边，叽叽咕咕，扯东拉西，张长李短地磨起洋工来。

“这鬼天气把人都蒸熟了，我去方便方便，有哪位婆娘一起去？”邀伴的女人叫王细翠，身材苗条，声音溜脆，边邀伴边甩手，起身向田埂走去。黄灿灿的草帽下，一双大而黑的辣眼闪闪发光，清丽略显消瘦的脸上，几行不知是汗水还是泥水的滚珠，沿褐红的面额直往下落。她是公社会计的女人，常出头露脸，仗男人的势当了妇女队长。娘们常看她的眼色行事，听她一喊，睨一眼田头来回挑秧的汉子，开始三三两两，拖泥带水，蹭上田来。先到田头水桶边伸伸懒腰，再舀口水喝，然后找个隐避处屙泡尿，你来她去，络绎不绝。

挑秧的男人们，百多斤的担子，从两公里外秧苗处一趟来回，黑耙似的脊背上，保护肩胛骨的垫肩早已汗透。田埂上担子一卸，三把两下将秧苗垛子朝女人屁股后一甩，嘴霸长的，借机坐下找女人夸天，不想说话的，死眼盯着田里满是泥水的翘屁股发呆。

“你们这些狗鸡巴的，眨个眼就撂下担子，在这里屁聊屁聊的，跟老子听好：今天上午，不挑完五十担，别想跟老子吃饭。”李德正早料到这群狗男女会背着他偷懒，人还没拐过山坡嗓子就扯了起来。他边跛边骂边甩汗，穿了几年的破背心，肚脐眼正好露在外面，远远看去，发黄的白背心一衬，圆圆的肚子上，像长了个屁眼。这屁眼去年夏天就挂在他肚上，正好去年婆娘养的老母猪下崽，没心思管男人，一门心牵挂在十几个猪崽上。今年老母猪又怀上了，又一门心牵挂在老母猪上，也就懒得顾及自己男人的“破屁眼”。

男人们一听李德正的嗓音蛮大，操起担子就走。女人们见他一颠一

歪地骂过来，赶紧跳下田翘起屁股猛插起来。

“我说……细翠……”李德正跛到田边，气没喘完就开训，“看看你是怎么带的队……啊？看看太阳都什么时辰……啊？再看看你们这些娘们插了几行……啊？转个身不是喝水就是屙水，上面不进下面怎么会出呢……啊？我可告诉你们：今天这100亩不插完，这一，中饭和晚饭莫想痛痛快快地吃，我会在路上拦住送饭的。这二，今晚莫想好好回家睡觉。还有……明天你男人，也要回来开现场会，我会叫王书记把他带走，你莫想他在家过夜。”

“我说……队长大人……”王细翠直起腰，甩了甩手上的泥水，学着李德正的口气，“你是冇生伢不知屙疼……啊？下来看看，哪个女人的裤头没湿透……啊？谁的腰没酸……啊？你也看看这毒太阳，田里的水都烤干了。你再问问春花嫂，昨天来的月经今天就累跑了，别在家里受了婆娘的气，跑在外面找别人的老婆出？”她一口气出得差不多，语气慢悠悠道：“至于我男人嘛，他明天在不在家过夜，你说了不算，王书记说了也不算，哼……我说了算。”

“停！停！停！你莫白萝卜胡萝卜地乱扯，实话实说，晚八点能不能完事？完不了，我好安排夜工，有么困难尽管提。”李德正不想跟她磨嘴皮，这女人他从来没有说赢过。

“好！”王细翠提高声调，“既然你说到这个份上，我就直来直去。这一，秧等人，人不能等秧，让男人多跑几趟，把秧挑足。这二，及时把开水和饭菜送到田头，只能提前不能拖后。这三，准备些人丹和十滴水。做到这三点，我保证八点前收工。”

“好！”李德正放心了，他知道这些女人的能耐，一年一度的双抢，她们是主力，田里、地里，哪样也离不开她们。忙完了外面忙家里，烧火煮饭，拖儿带女，有时还要伺候婆婆公公。白龙寨这几年的光荣，他个人所得的荣誉，哪一样不是靠她们的汗水干出来的？想到这里，他一阵心热：“你们都听好，我知道你们很热、很累，可谁又不热不累呢？挑秧的、扯秧的，都在抢时间，我跛去跛来又是为什么？不都是在执行公社革委会的指示？今天不插完，明天的现场会，叫我怎么向王书记交代？”说到这，他抬眼扫了扫这些平时在男人面前指手划脚的娘们，此时

一个个耷拉着头，身上溅满了泥浆，豆大的汗珠不住地下落，猛地想起了自己死去的母亲，心里一阵酸楚。

“记住！”他抹了把额上的汗水，声音嘶哑，“你们不是为哪一个人抢时间，是为你们自己，为白龙寨，为将来你们的儿女能过上好日子。我是个跛子，不能像你们那样好手好脚去干，但我内心总想把事情干好，既要对得住死去的先人，又要对得住未来的子孙。”他常作报告，语调时高时低，似乎面对的不是这帮娘们，而是来自四方的观众，停了停，最后大声道：“刚才细翠的承诺，你们都听到了，相信你们不会让她失望，更会让白龙寨的父老乡亲失望。这里，我先代表老少爷们谢你们了。我这就去落实细翠的要求，也不让你们失望。”说完，假脚一顿，好脚一转，一瘸一拐沿来路走去。

王细翠好半天呆立着，眼里不知是汗珠还是泪水，李德正离去的背影一片模糊。嫁到白龙寨十年，就没见队长好好休息过一天。

“婆娘们都听好！”她突然大声喊道，“上午屙泡尿，下午屙泡尿，中饭十分钟，晚饭十分钟。除此之外，脚不离田，手不离秧，就是热死、累死在田里，也要抢在八点前完成任务！”

3

六月天气昼长夜短，晚七点多，太阳才徐徐落山，大地依然闷热，天边一片殷红。王细翠和她带的婆娘们，没有让李德正失望，提前完成了任务。李德正让负责送饭的李传道老人和自己的婆娘，额外冲了一桶糖水给她们补身子，请她们先回家休息半个时辰，再去西畈割夜谷。现在他和李传道老人，一同走在去稻场的路上，心中略感轻松，可双脚一高一低，怎么也迈不动，两人只得就个坡地坐了下来。

“九哥，”李德正捏了捏麻木的肉腿，问道，“您老看……今年这秋季稻的收成如何？”

李传道老人兄弟九个，祖上是九龙冲的大家旺族，今年整76岁，是寨上年岁最大的老人。八个兄长五位客死他乡，两位去了台湾，一位至今杳无音信，身边就一个侄媳带一个侄孙三代人相依为命，寨上人都叫

老人“九爹”。李德正比他小整三十岁，辈分却比他上一辈，见面时总以“九哥”相称，无论大小事情都向他请教。

老人没有及时回答，双目遥视远方，沧桑岁月的消磨，使得原本苍凉的面容更加枯槁，夕阳的余晖洒在道道褶皱上，如刀刻般凝重。良久才答非所问：“我问你，知道今年的天气为何这热吗？”

“不知道，我正想问您，这天热得太不正常！”

“是啊。这就是我所担心的，我知道今年上面又给你加了任务，可人算不如天算，我们李家的老祖宗老子说：‘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’……天道不可违啊！所谓天地顺位，四时顺序，万物育焉，就是这个理。你看这天，刚入夏至比三伏还热，这就有悖四时之序。我担心今夏怕有洪灾，到时，这白龙寨大几百口人吃饭都难，何谈交任务？所以说，德正，你要心中有数啊！”

李德正一阵心跳。他懂这话分量，九龙冲最怕洪涝，史上曾多次暴发山洪，其景惨不可言，素有“山洪一发，饿殍满冲”之谚。

“起风了！”没等李德正回答老人的话，远处一声惊呼，接着如同燃鞭放炮般炸响，惊呼之声此起彼伏，一声压过一声，向四方传递。受酷热煎熬的人们，有如接受上帝沐赐般欢呼雀跃。惊呼之声未息，一阵疾风扑面而来，仰俯间，地上尘土飞扬，天上乌云翻滚，天地间霍然暗黑下来。

“快！去稻场，怕是暴雨来了！”李传道起身就跑。李德正一阵心慌，稻场上正在收谷围堆，准备明天现场会参观。本来前几天他要进库，公社王书记指示等现场会后，这暴雨一浇……他不敢多想，跟在李传道老人后面，一跛一颠向稻场奔去。

狂风和乌云，将整个白龙寨的男女老幼，从四面八方召集到了稻场，自觉地投身到一场与暴风雨争夺劳动果实的战斗。这是白龙寨的传统，代代相传——只要是遇上风云聚会、电闪雷鸣时，无论是寨东寨西，还是巷南巷北，也不管是黄童白叟，抑或是鳏寡孤独废疾者，都倾门而出，抢收尚未进库的粮食。

中国几千年的农耕社会，农民视土地和粮食如命根子。

李德正二人赶到时，稻场上已开始紧张地战斗。女人收谷装包，男

人扛包进库，老幼封包清场。三百多人你追我赶，上喊下叫，狂风吹起的草根，不时抽打在奔跑者的脸上，草屑尘土四处飞扬。浸满汗臭的破衣烂衫在疾风中翻卷，满眼都是飞奔的身影。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人与天道之间争分夺秒的较量。每个人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上，每一个动作都火急火燎。时间仿佛被凝固，黑暗开始蔓延。

战斗进行了一个多小时，待最后一袋谷子封包，天已大黑，风也吹跑了。李德正一屁股坐在稻场边的碾碾上，头昏耳鸣，精疲力竭，他想求口水喝，可嗓子喊不出来。此时，三百多号人，在黑暗中席地而坐，鸦雀无声，寨中不时传来几声老牛饥渴的呜呜声。他知道，这些勤劳的村民们，在等他发号施令，安排下一步的活干。他想告诉大家：回家去好好洗个凉水澡，美美地困上一觉。

李德正感到胸闷难耐，眼前一团漆黑，他极力想站起来，找婆娘扶他回家，可双脚难以挪动，刚一动身一头栽向了地面……

张桂珍也在寻找李德正的声音，男人一晚没合眼，她有点心疼，偷偷地煮了个鸡蛋，想趁黑塞给他。同时想劝说他，今晚不要开夜工，让大家早点回家睡觉，人是肉生的，不是铁打的。

“这死鬼，跛到哪去了？”张桂珍心里嘀咕着，决定去找找，人站了起来，刚要迈步，豆大的一颗什子，砸在脸上一阵生疼。正要开骂，又一颗砸来，她感觉不对，摸一下脸，有些冰凉。正疑惑时，耳边响起一声惊恐的嚎叫：“天啦……下雪了！”

有如一声惊雷在黑夜中炸开，人群哗啦一声都蹦起来，惊慌失措，一身的疲惫惊得九霄云散。几百人不分东南西北四处乱窜，豆大的冰粒，砸在身上嘣嘣作响，裹挟的雪花，飞扑在脸上瞬间冰凉。

“大家不要惊慌，这是下冰雹。”李传道大声喊道，“年轻力壮的照顾好老的小的，手牵手沿机耕路往家跑，有上衣的把头裹好。先回的，赶紧找个手电筒来。”更大声喊道，“李德正，你在哪？”

“李德——正——”张桂珍憋在胸口的一口气，经李传道老人一喊，终于脱口而出，变成了李德正的名字，紧接着，又声嘶力竭地喊道，“你这死鬼，跛到哪去了？”喊毕，止不住泪如泉涌。

她这一喊，跑在后面的几人停了下来，李传道赶紧吩咐：“快！分

头寻找，看是不是靠在哪里睡着了？！”

李传道慢慢朝稻场边的碾碓摸去，他记得抢收完谷后，李德正是往那边跛去。

快到碾碓时，他隐隐约约感到地上躺了个人，冰粒打在身上一动也不动。他心一缩，伸手一摸，正摸在李德正的半条假腿上，一手冰凉，陡然又一阵心慌，再往上身摸去，感觉体温还在，心宽松了些。那边，张桂珍还在苦喊，他没有叫她，用耳贴近李德正的鼻孔一探，心完全放了下来。赶紧脱下自己的上衣，盖在他的身上，这才大声道：“快……过来几个人，他在这里。”

张桂珍第一个冲了过来，见这情景抱着李德正就叫，李传道拦住：“别叫，他是劳累过度晕过去了，你放心，不会有事，赶紧抬回家，休息个把时辰就好。来……你们几个，帮忙把队长抬回去。”

“别抬！”张桂珍立马蹲了下来，“放在我背上，这样他舒服一些。”背上后，急忙向家奔去。

黑暗中，上十人围护着这对生死夫妻，忍受着六月天千百年难遇的一场冰雹袭击，艰难地行走在归家的路上。身前身后，尽是冰雹砸地的噼啪声响，远处，几道手电筒的光亮，穿过漆黑的夜幕，在冰雹的密林中，闪射出微弱的光点……

4

白龙寨有近两百户人家，分东、西两条巷子进出。东巷过去住的都是地主富人，西巷全是穷人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打土豪分田地，富人全赶到西巷，穷人都搬到东巷。李传道老人的家，在西巷最后面的右边，是一座三间的平瓦房。他等李德正醒后，安慰了几句才告辞回家，出东巷进西巷，一路凄苦哀叹，踽踽独行。

冰雹早已停了，满地的冰粒开始融化，天上几颗星星在闪烁，整个寨子一片寂静。大概劳苦一天的寨民，不堪狂风冰雹的侵袭，希冀在梦中得到安宁。随着一步一步的脚步声，老人的心，也一阵一阵地难受——这场冰雹的突袭，未收的稻谷恐怕难收几颗，刚插下的秧苗必定

遭毁。刚才李德正醒来，连口水都不喝就要去查看稻谷和秧苗，被他按住，他理解他的心情，但不忍心让他今天再伤心难过。

快到家门他一愣！破瓦缝露出几条光线来，心想：侄媳妇在家已卧病三天，现在爬起来一定有事？他急迈几步，推门一看，眼前陡然一亮，侄孙李远方神情兴奋，笑盈盈地迎了上来。

“么爹，我正要去接您老人家！”

“好小子！”李传道一阵激动，每次见到这个侄孙，他都心怀怜爱，今天的感受，更非平常，表面上却不动声色，问道，“你今天怎么回家了？你娘病了，问候没有？”

李远方一面搬凳子，一面小声道：“问候了，刚喝了几口清汤，好多了，已经睡下了。”

“你这一回，她好得更快！说，学校怎么回事？今天不应该是回家的日子？”李远方在县城读高中，三十多里路程，十天半月回一次，每次回来，李传道都要详细询问他的学习情况。

李远方恭敬地等么爹坐下，双手捧过茶汤，放在老人面前，这才道：“学校提前放暑假参加‘双抢’战斗，我们的毕业考试已结束，8月28日拿毕业证，明天学校要留十几名学生，参加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，我不想参加，所以今天就收拾东西跑回来。没想到路上遇到下冰雹，在前面黎家湾躲了一阵，真是千百年难遇，居然被我在路上遇上了！”说完，坐下一动不动地等么爹继续问话。

李传道没再问下去，他实在是忧心忡忡，喝了口茶不想再喝，抬起头，也一动不动地盯着李远方，心中升起无边的惆怅。看着眼前这个十七岁的高中毕业生，眉清目明，朱唇皓齿，五官端庄俊秀，浑身充满活力。他想起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，想起了自己的八位兄长，想起了自己的严父慈母，想起了自己这个家族两百年来的兴衰沉浮。眼前这个青少年，是他们家族的唯一传人，也是他多少年来的精神寄托。从他身上，他感觉到了列祖列宗的流风余韵，体认到了李氏家祖的片羽吉光，他对这个侄孙舐犊情深。现在，这个芳兰竟体的年轻人，就坐在他面前，明天就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民，他的人生道路该怎么走？未来的生活该怎么安排？十七岁啊。正是青春焕发、日月入怀的大好年华。他哪知人命